

致敬文学经典 红岩浩气长存

2024年11月22日，是长篇小说《红岩》的第一作者罗广斌100周年诞辰。当天，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纪念罗广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罗广斌是红岩精神的见证者、践行者、传播者。《红岩》一经问世就引起热烈反响，迄今已再版4次、重印近200次，发行量达2000万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新中国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生活中永放光芒。

本期《两江潮》特别刊发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何浩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致敬《红岩》、致敬经典。

——编者

■何浩

作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高峰之作，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历经岁月洗礼，至今影响巨大、长盛不衰。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在于其强大的艺术魅力、独特的历史贡献和深刻的时代价值。

《红岩》的经典源自伟大的灵魂。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罗广斌同志就是被关押在其中的革命者之一。他于1944年跟随马识途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9月，由于叛徒刘国定出卖，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关押在成都稽查处、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和难友们一起绣制狱中红旗，做看守的策反工作并取

得成功。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屠杀时，他凭借机智和勇气与难友们一起越狱脱险。

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将同志们在狱中提出的意见，整理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中共重庆市委。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后被提炼为著名的“狱中八条”。

此后，他与另两位脱险烈士杨益言、刘德彬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开启了一段开创性的创作之旅。从1万字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花花》，到4万字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再到小说《禁锢的世界》，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60多年来，这部小说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除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外，还因为书中的原型——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众多革命志士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信念和高尚情操，赋予了《红岩》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展现出文学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经典的《红岩》诠释伟大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

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红岩》就是这样一部艺术诠释红岩精神的英雄史诗。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岩精神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在这里，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在这里，涌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大批共产党人，彰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

和浩然革命正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岩》再现了他们的光辉形象，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家喻户晓、震撼人心。《红岩》塑造了许云峰、江姐、刘思扬、华子良、小萝卜头等英雄群像，让革命英烈在文学的殿堂中永垂不朽。《红岩》以其强大的文学感染力，让红岩精神春风化雨、永放光芒。

文学的回声激荡伟大的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

讲话指出，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用丰富的文艺形式，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红岩》问世至今的60多年里，它再版4次、重印近200次，发行量达2000万册，始终激励着亿万读者、激励着重庆人民，在新时代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力前行。

从全国第一个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到“世界级难题”三峡百万大移民的壮举；从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脱贫攻坚，到和全国一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伟业；从全面推动国家战略落地，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红岩》和她所礼赞的红岩精神，激荡起重庆人民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奋发图强的豪情，在这块无数革命先烈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土地上，建成了欣欣向荣的新重庆。

这部红色经典，还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重庆作家坚守文学理想、勇攀艺术高峰。

在这座精神与文学矿藏的滋养下，重庆涌现出黄济人、傅天琳等一批优秀作家，催生了长篇小说《最后的58天》、长篇报告文学《忠诚与

背叛》、舞台剧《重庆1949》、歌剧《江姐》及歌曲《红梅赞》等多种形式的文艺精品。

全市文学界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要精神，按照市委关于文化强市建设部署要求，继承创新打造《红岩》的经验传统，大力实施“组织化推动文学精品创作生产机制”改革项目，不断汇聚文学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力、持续激发文学精品创造活力。

11月22日是罗广斌同志100周年诞辰，5天之后的“11·27”，就是红岩英烈殉难的日子。我从北方到重庆学习、工作20多年了。在我记忆里，每到这个季节，重庆的天空常常是阴雨绵绵。社会各界，包括党员干部、在校师生、普通市民，外地游客，都会手持一朵洁白的小花，冒雨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神情肃穆地在烈士墓前久久驻足。据媒体采访调查，他们几乎全部读过《红岩》。这就是一部红色文学经典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致敬文学经典，红岩浩气长存。我们将怀着对文学前辈的敬意深情，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勇担历史使命，用更多跟得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在新的伟大征程上争取更大文学荣光。

在重庆幸会叶嘉莹

■马斗全

1996年秋，我赴重庆参加第九届全国诗词研讨会，没想到有幸见到了久闻大名的叶嘉莹先生，聆听先生的发言，并得以请教和交谈。

在渝期间，重庆大学想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请叶先生到重大作报告。由于会议日程安排得较紧，没有时间，叶先生却不顾身体困乏，于晚间应邀去了重大讲学。

那天，我听说，她在新疆的一次会议中，其中一项活动结束后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得知有大学生代表在等着，想请她去讲诗词，虽然已经很疲倦了，但她仍欣然答应，即刻冒着冷风前去，当时在场者无不感动。她说，有青年学生愿意学习、想听我讲，我没有理由不去。

在重庆大学，有女大学生惊叹道：“叶教授70多岁了，还这么漂亮！”“漂亮”一词并不准确，大学生们惊叹的应该是叶先生的气质和风度。叶先生这样的气质和风度，是学养和修养支撑起来的，即苏东坡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会后我们一起游览三峡。那时还没有像样的游轮，我们乘的是客轮，好几个人一间舱室，上下床。

叶先生和一个女游客住两人间，算是条件稍好点。我和两位诗友往叶先生舱室聊了一会儿。

对于彼时诗词界出现的繁荣景象，叶先生显然非常高兴，说对于优

秀的传统文化，只能继承，而不能破坏。

她同时谈了两点忧虑，一是许多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甚至不少专门作诗词教学和研究的，竟然不会作诗填词。她说，即使作得不好，但总要会作。有些人对此道完全不懂，真不知是如何教学生、作研究的。一是有些学者和学生热衷于记住西方理论的一些条目和片段，而对中国的东西则没弄懂。她强调说，只记西方理论而不懂自己的东西，是不能互通以用的。

不知是有意安慰叶先生，还是自己的判断，我对她说，近年来学界风气很好，这样的现象应该会逐渐得到改善的。

叶先生说话很有趣，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在轮船时，她想找几位能吟诗的代表吟诗，并录音带回去研究。我告诉她林从龙、蔡厚示两先生能吟，并且这会儿他俩正好在我们右边一间舱室跟一些人谈诗。叶先生说：“那正好，那我就去‘一箭双雕’。”

船到秭归，我们去屈原祠朝拜屈原像时，下起了雨，下坡时小路有些滑，我看见叶先生在前面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便紧走几步追上扶着她。这样的小事，叶先生还说了声“谢谢”。当下到柏油路时，她说：“好了！这下‘安全着陆’了！”

叶嘉莹先生走了，回想那次重庆幸会，更是令我无比怀念这位文化巨擘。

■唐利春

午后，阳光温馨恬静，经过楼下那个小市场，发现一溜儿的水果摊上竟摆着一片红得耀眼的柑橘。陡然间，对长眠橘园的外婆的思念带着柑橘的清香再一次扑面而来。

外婆生前对橘子的喜爱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水果。她说橘同吉是谐音，所以这种看似普通的水果其实是一种代表吉祥祝福的信物。

退休后，外婆和两个表哥一道将老屋背后的一片荒林种满了橘树。从此，外婆就像一名称职的园丁，将一片心血倾注在了橘园里。或在树下除草施肥，或在树上整枝啥的。而整枝时，我和外公便在树下清扫战场，把那些剪下来的枝叶堆起来再担回家晒干后当柴火烧饭。

外婆是温和绵长的人，不久橘园里又多出了许多菊花，大大的一垄。夏天橘树花开，香漫四野。金秋季节，在层层绿树缀满红果的黄昏里，外婆时常牵着我的手在纵横的阡陌

间徜徉，大嚼香甜的橘子，饱览千姿百态菊花开放。

外婆本就是在教育园地耕耘了30多年的老园丁。她早年毕业于女子师专，写得一手好字。动荡年代，她随外公从县城回到了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的农村老家，从此开始了在乡村小学30年的教学生涯。

那时候，她白天教1—4年级的复式班，晚上则点着火把，奔走在夜晚的田间小路上，为一个个夜校的农民上识字课。

所以，我常会听见许多比她年龄大许多的乡村老大爷、老大妈们恭恭敬敬地称外婆老师，然后动情地向我讲述当年那个扎着两条小辫子、一笑两个酒窝的小个子老师是怎样轻声细语、细心耐烦地一笔一划教会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让目不识丁的他们走进识文断字的天地。

还记得那个艳阳的中午，她教过的10多个学生提着数袋鲜甜的橘子，相约来看望病重的外婆。这些

20多年前的当小学生，如今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在本地在，有的在外省，却依然如小学生一般叽叽喳喳地围在外婆的床前，回忆着当年外婆如何带他们上山采桐子果去卖，用卖得的钱购买学习用具；如何组织他们去给孤寡老人和“五保户”收秋，为大队摘橘子、刨谷根；他们说外婆每学期都义务给学生理发，经常要为学生垫学费……他们用手仔细地帮外婆梳理额前散开的头发，然后抢着剥开橘子，细细剥去筋络，一瓣一瓣送到外婆的嘴里。

外婆常说，橘子皮的清香是最好闻的味道。曾几何时，橘子酸酸甜甜的香气就开始熟悉而温馨。记得有一次，我忽然发了高烧，第二天沉沉醒来时，烧已退去，恍惚惚还记得淡淡的橘香。看到床头的橘子皮，才知道外婆夜里一直守在床头不停地剥橘子瓣喂我。

印象中的外婆是个善良博爱的人，村里东邻西舍谁家有什么事，她总是主动尽心；婶子大娘们有什么想不明白看不惯的事情找她唠嗑，她总是轻声细语地讲道理、诉心声，想法让她破涕而笑。

外婆还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即使是重病住院，被病痛折磨难耐的时候，也从不见她发脾气、骂孩子，而是不忘给医生和家人开玩笑，用文绉绉的话语，把大伙儿逗得直乐，根本不像是病人膏肓的样子。

外婆的橘子似乎永远也吃不完，即使我暑假到她家，她也能变戏法似的从柜子里、抽屉里掏出一两个或干瘪或新鲜的橘子来。

她走的那一天，一抹橘黄色的晚霞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散落在她的身上，是那般的凄美。

舅舅舅替外婆整理遗物时，感觉到枕头底下的坚硬，掀开一看，一个又大又红又圆的橘子赫然在目。那个橘子我们谁都没有吃，它被放置于外婆的棺木里，与外婆一起入橘园永眠。

又是橘子成熟季，我仿佛看见外婆正站在一棵挂满了累累果实的橘树旁边，笑容如枝头一个个结满喜气的小红灯笼。



空山系列(油画)

翁翥旋

■兰世秋

《红楼梦》第十七回，写的是14岁的贾宝玉因为好友秦钟的去世而郁郁寡欢，贾母便让他到刚刚建好的大观园去游玩散心。

大观园是贾府为迎接嫁入皇宫的元春回来省亲而建。那一天，贾政带着门下清客参观大观园，碰巧遇到宝玉。

于是，我们便看到贾政带着宝玉去游园了。

佳木葱茏、藤萝掩映、雕甍绣槛、花柳园亭……一行人行走于大观园之中，题咏山水。

一山一石，一花一木，中国建筑之园林之美尽显。

少年时读《红楼梦》，这一章我只都是一掠而过的。那个时候的我只关心宝哥哥和林妹妹的爱情。园林，在我看来是有些文人的“矫揉造作”的。

我生活的小城有清秀的山峦、飞扬的瀑布，还有一条清水江绕城而过。我时常会和小伙伴一起到山上去采无名的野花捉敏捷的蚂蚱，在山洞的“秘境”里穿梭，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疯跑，那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啊。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比故乡繁华很多的大城市。城市很大，我的住所却很小。那是一间从平街进入，还

得再下5层楼的地下室。

房屋一壁临崖，终年不见阳光，山城的湿气像无边的大海一样沁着这里的每一处。时间长了，不常穿的皮鞋表面长出了一层细细的白色绒毛，被子永远都是润润的，缺少干爽阳光的味道。有一天我甚至惊讶地发现，一根木头椅子上居然长出了一朵蘑菇。

再后来，我结了婚，搬到了新家。这一次我没有再住地下室，而是选择了房屋的顶层，平街进入，再往上爬7层。房间变大了，但没有阳台。

每天忙于工作，忙于打拼，忙于努力地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有时透过家里的窗户往外望，看到的是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这让忙碌的心有再一次被困住了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到山水中去寻找绿意，寻找露珠与晚霞。

疲惫时、委屈时、想家时，我总会到附近的南山去走一走，看春花灿烂，也看秋叶静美。

有一次，我带着8岁的儿子爬上山巅，我们相约对着山谷喊出自己的心愿。小小孩童双手围成喇叭，大声喊道：“我再也不想当班长了！”

原来，小小孩童也有不想“上班”的烦恼啊！童声在山谷回荡，母子俩相视而笑。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学者蒋勋

先生的“细说红楼”音频，谈到《红楼梦》十七回时，他这样解读：园林，常常是古代人散心、疗伤的地方，因为园林中基本上是山水，是自然。中国人在现实世界里受伤的时候，常常会求助于山水。

难怪我的山水画、山水诗这么盛行，园林建筑这么发达。

“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诗圣杜甫漂泊至夔州（今奉节）时，仕途失意，人生坎坷，他却在山水中感受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留下这首《移居夔州作》。

诗仙李白流放至此遇赦，狂喜之中同样寄情山水，写下千古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我在那一瞬间理解了园林的意义。

山水是可以疗愈人的心灵的。园林艺术就是把人们向往的山水搬进了园子里。这也是生态理念在古人建筑设计中的精华体现。

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朝堂之上，遵循着君君臣臣的规矩，回到家中，终于可以放下沉重的公务，在自家的园林中，在园林的山水中做回自己。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用它来种桃种李种春风。可是，拥有自己的私家园林，这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庆幸的是，这些年，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生态理念越来越多地注入社区、住宅设计中，“家家有庭院”的第四代住宅也在崛起。园林梦，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人到中年，再一次搬家，我选择了南山脚下。小区植被繁茂，四季有花。

回家，就像走进了静谧而又自然有趣的南山林境。

我偏爱那一小片杉树林，它们高大挺拔、形态俊秀、直指云天。我喜欢在周末的清晨走近它们，心里轻轻地说一句：嗨！你们好呀。

我还想在自家的阳台上种上一棵小树。那是一棵可以听我心事的树。

背倚南山，面朝长江。闲坐时，围着这棵树，家人亲朋相伴，万里山河入目，品一口新茶，暗香浮动。

此刻，李白会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陶潜会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杜甫会说：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独坐于此。我愿意享受这样的独处时光，抬头有明月，耳畔有清风，仿佛回到了无忧的少年时。

我会默念看流云似水，听那棵树拔节生长的声音。我会效仿苏东坡自问自答：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